

其為太保寔帥天平又其帥吳元時未嘗無宰相至文
宗即位乃拜尔旧史与文宗寔錄所書畧同皆可以正
新史之失

唐李祐墓誌

右唐李祐墓誌庾敬休撰新唐書祐列傳云祐為夏綏
銀節度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
書左僕射董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隸武寧軍
遷左神武將軍擢累左右神策行營劔南西川節度使
後復云歷帥夏綏銀宥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其
書首尾顛倒今以墓誌考之^所以平蔡超功授左神武

將軍從李^{徐州}愬平李師道遷左金吾衛將軍帥綏銀夏遷
戶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遂為齊德滄景等州節
度使以卒其所歷官止此矣蓋未嘗為少詹事帥涇原
領劔南節制也不知史何所擬又誌云卒于滄景而傳
言終龍武統軍誌云贈司徒而傳言贈僕射亦當以誌
為是祐之為吳元濟將也擬李愬傳言吳秀琳之降為
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具橋柵其
戰常易官軍愬候祐獲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
伏其旁祐果輕出遂為所擒今誌乃言祐潛布欵誠于
愬曰某以某日歸命其就執也願得傷一支以為解不

然妻之子在賊城無遺類矣。愬許之，追至唐州同執者十二人，命斬于牙門外。次至祐，大叫謂愬曰：「公背初約，耶！今淮蔡未平，不宜誅壯士。」愬乃釋之，自取其藥封其臂，分衣服飲食與語，終日即署為都知兵馬使。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也。

唐令狐公先廟碑

右唐令狐公先廟碑，劉禹錫撰。集本云：躬若春盈而碑本躬作胸。按史記周公世家云：胸，然如畏徐廣曰：胸，胸敬謹兒也。出三蒼，後人不知胸字所出，遂改為躬，誤矣。其他異同尚多，不盡錄也。

唐殿中侍御史常栩墓誌

右唐常栩墓誌，劉禹錫撰。世所傳禹錫文集無此誌，蓋禹集本四十卷，今止其十卷，墓誌皆闕，非獨此篇也。栩有子詢，仕為湖南觀察使。旧史有傳，新史無之。墓誌云：栩父卿，而傳作君卿。墓誌云：栩官終殿中侍御史，而傳作侍御史，皆非也。



金石錄卷第三十

跋尾二十 唐 五代

唐義陽郡王符璘碑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唐丞相崔群碑

唐何進滔德政碑

唐李聽碑

唐贈太師崔倕碑

唐相國李涼公碑

唐牛僧孺碑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碑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唐贈司徒薛平碑

唐起居郎劉君碑

唐贈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唐潛溪碑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千字文

瘞霍銘

冬日陪群臣泛舟詩

唐題阮客舊居詩

唐遺教經

唐冰清琴銘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漢重脩高祖廟碑

南唐紫極宮石磬銘

周文宣王廟記

日本國語

唐義陽郡王符璘碑

右唐符璘碑按唐書列傳璘姓符而碑作符以姓氏考書之琅瑯符氏出于魯頃公之孫公雅為秦符節令因以為氏而武都符氏出于有扈之後為啟所滅奔西戎代為氏首本姓蒲至符堅以背有文改焉今此碑以璘為符氏又云其先琅瑯人皆不可知然按璘与弟瑤皆封邑于琅瑯豈書碑者誤以符為符其家出于武吏不知是正乎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右唐王智興碑裴晉公撰智興出于卒伍無他才能其

其將帥雖有破李師道李密李同捷之功然在徐州跋扈難制遂崔群戾弘度剽奪貢物重斂以結權倖其功不足掩過晉署公為此碑可謂過其寔矣

唐丞相崔群碑

右唐丞相崔群碑裴晉公撰劉禹錫書字畫訛缺處多其可考者群為武寧軍節度使召拜檢校禮部尚書而唐史本傳作兵部其自荆南節度使召拜檢校在僕射太常卿遂為吏部尚書以卒其傳但云召拜吏部尚書而已皆當以碑為正群在憲宗朝號稱賢相時皇甫鑄方有寵群力排其奸且為憲宗陳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

者其語激切然憲宗竟逐群而相鑄夫以群之賢憲宗之明然諛間一入且猶不免自古君臣之際能保始終者顧不難哉

唐何進滔德政碑

右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為世模楷此碑猶為雄偉政和中大名令建言唐去旧碑別刊新製好古者為之歎惜也

唐李聽碑

右唐李聽碑与唐史所載事迹多同惟聽罷魏博節度使碑言為太子太師而史作少師小誤耳

唐贈太師崔倕碑

右唐崔倕碑新唐史倕子邠傳云倕位吏部侍郎今以碑考之倕至檢校吏部尚書郎中兼御史中丞尔盖傳誤也

唐相國李源公碑

右唐李源公碑李德裕撰文字殘缺不可盡識按新唐史列傳云載石所歷官甚畧其最著者嘗兼御史中丞充巡邊使自給事中遷京兆尹史皆不載其為荆南節度使也史云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會昌三年檢校河東司空徙節河東而碑云初加檢校尚書武宗承統

首讓中書侍郎就遷檢校右僕射如故皆當以碑為正

唐牛僧孺碑

右唐牛僧孺碑李珣撰按碑云僧孺自襄陽節度使降授太子少師遷檢校司宣徒兼太子太保而傳言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碑云宣宗即位自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轉少師分司東洛而史但云遷為少師亦不言其為分司者皆史之闕誤又杜牧撰僧孺墓誌云文宗朝以中書侍郎領平章事而史作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右唐劉沔碑按旧史云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為

帳中親將元和中討吳元濟有功隨光顏入朝憲宗得宿衛歷三將軍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移鎮武節度使而碑乃云沔北遊至單于都護府謁節度使范希朝希朝署牙門將入右策軍為大將累遷大將軍拜汪原節度使移振武蓋沔初未嘗為許州牙將從李光顏平蔡及為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皆當以碑為正至新史所書悉与碑合疑新史亦當得此碑以訂旧史之失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

右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碑旧唐書云居易以大中元

年卒年七十五而新史云卒于會昌六年年六十五今碑所書與新史合又舊史書居易拜官歲月亦多差謬不合小失不足道故不錄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右唐李固言碑按新唐史列傳云固言自河東節度使以疾為太子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即位遷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以碑考之其初為東都留守數月即以本官分司而史不書宣宗時為僕射再遷檢校司徒東都留守而史亦不書史云年七十八而碑云年七十六亦當以碑為據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右唐高元裕碑按旧史元裕列傳及此碑皆云祖元裕名處而新史宰相世系表獨作處蓋誤

唐司徒薛平碑

右唐薛平碑按唐史列傳平為平盧軍節度使就遷檢校右僕射封魏國公寶曆初入朝拜檢校司空為河中節度使進檢校司徒更封韓以碑考之自平盧拜僕射進封韓國公敬宗即位拜檢校司空寶曆元年朝宗師換石射僕戶部尚書踰月復為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蓋未嘗封于魏而敬宗時入

朝所拜官史亦不載皆其闕誤也碑言平罷滑臺為金
吾嘗見二神人自天執節臨庭中呼曰薛平還汝舊節
公俯伏拜受及再為滑臺以為當之矣後為平盧乃聽
焉其事甚恠而唐史無之豈非妄歟

唐起居郎劉君碑

右唐起居郎劉君碑劉氏世墓在彭城叢亭里紹聖間
故陳無已學士居彭城以書抵余曰近得柳公權所書
劉君碑文字摩滅獨公權姓名三字煥然余因求得之
碑殘缺然可識者猶十三四不忍棄故錄之

唐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右唐許康佐碑康佐事文宗為翰林院學士侍講文宗
嘗讀春秋問康佐閤寺事康佐願望不敢對後以問李
訓遂進剪除之計康佐知帝指因稱疾罷為兵部尚
書郎甘露之禍李訓寔啟之其狂率固有罪然康佐以儒
學侍講讀備顧問而喑然不對至辭位而去亦可謂全軀保
妻子之臣矣

唐潛溪記

右唐潛溪記杜宣猷撰潛溪者在洛陽龍門山側地有
谿谷之勝曰為宰相李藩別墅宣猷購得之加葺治焉
唐史宦者傳載宣猷為福建按察使中官多閩人宣猷

每歲時遣吏上塚當時號為敕使墓戶因此除宣城夫
疏泉石種樹藝草窮登覽游觀之勝此山林獨往之士
遺世棄俗者之所樂也如宣猷者區區以謠諛附會盜
竊顯榮而獨擅山林獨往之樂是可笑也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右唐孔岑父碑鄭綱撰歐公集古錄云有子五人載戡
戡戢戡按唐新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戡之下又有
威表據孔氏家譜其家所載碑文鄭綱撰綱自言與
孔氏有世旧作碑時戡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
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按韓退之為戡墓誌云公之昆

弟五人載戡戢戡公于次為第二與綱所載碑正合然
則安得復有威乎蓋綱與退之皆當時人所書宜不謬
而家譜乃其後裔追書容有差誤不足怪也

千字文

右千字文世傳智永書非也蓋智永陳時人而此書常
字民字基字皆闕之以避唐諱乃明皇以後人所書不
然筆法本出智永後來臨摹入石耳其間二十八行字
畫不類蓋本不完國初時人為補足之云

瘞鶴銘

右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真逸未詳其為何代人歐陽

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余遍檢唐史及况文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尔不知歐陽公何所擬也

冬日陪群公泛舟詩

右冬日陪群公泛舟詩在潤州瘞霍銘傍其字畫正同盖一人所書也題謫丹陽公曹掾而不見其名詩与書皆工然世頗罕傳

唐題阮客舊居詩

右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為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華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盖陽冰

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為歐陽冰作耳

唐遺教經

右唐遺教經國初時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歐陽公識其非是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獨此經最為舊物盖先公為進士時所畜尔

唐冰清琴銘

右冰清琴銘詞翰皆不俗可喜題曰晉陵子而不著名氏豈非隱者歟琴藏太常寺協律郎陳沂家沂死納于壙中云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右唐王無競碑無競事迹附見唐書陳子昂傳後以碑考傳頗不合傳言自殿中侍御史徙太子舍人神龍初出為蘓州司馬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而碑言為中書舍人卒傳言坐與張易之等交往貶而碑云兩張乘權九月蕩析出而無愠皆莫知其孰是批碑言無競無子孫權知萊州刺史姚訥為賈立碑去無競之歿已遠事得于傳聞未足盡信也無競東萊人墓在掖縣界中云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真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仕為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于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書也

漢重修高祖廟碑

右漢重修高祖廟碑郭忠恕八分書余年十七八時已喜收蓄前代石刻故正字徐人陳無已為余言豐具有此碑託人訪求後數年乃得之然字畫頗軟弱余家有忠恕八分書懷嵩樓記墨跡乃其暮年所書筆力老勁非此碑之比亦嘗刻石今錄于次

南唐紫極宮石磬銘

右南唐紘極宮石磬銘徐鍇撰并篆書鍇与其兄鉉在江南以文翰著名王師南師征鍇卒于圍城中鉉隨後主歸朝貴顯以壽終歐陽公集古錄云宋吳遵命侯來朝二徐皆得為王臣者誤矣

周宣王廟記

右周文宣王廟記題縣令郭忠恕撰并書按國史忠恕為漢湘陰從事周祖徵為周易博士國初貶乾州司戶太宗時復任國子主簿流登州卒不載其常為縣令也記云縣在汝水之泆嵩山之陽不知其為何縣最後題甲寅四月十五日建蓋周世宗顯德元年也或云此記

在汝州界中

日本國誌

右日本國誌題康保五年日本在海東自漢以來見于史然與中國不常通宋莒公記年通譜載其國年號九而獨無康保其後畢仲荀見此誌錄于通譜之末然不知康宣保是中國何年也余家集錄金石刻凡二千卷外國文字著錄獨此而已



後序

東武趙明誠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
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三十卷別
白牴牾寔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
素紙札轉相謄寫弥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板模印便
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
為利害之數畧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聞所見与其所
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遷則遁離失寔後
學欲窺其罅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鏹校之士抱
槩懷鋸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

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非醫方能致壽天陶弘景亟稱
之以為知言彼哉卑陋十至于此或說刑邢卻不善讎書
卻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犹未敢曰可而
欲以思得之其說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當時所作
身与事接不容偽妄皎々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
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為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
常恨不廣耳亦豈專以為玩哉余登太山觀秦相斯所刻
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
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其
所見知其違戾犹勿能深攷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

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之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
直差易耳失今德父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
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于學者亟索余文為序竊獲
附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書政和七年九月十
日河間劉跋序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鐘鼎甌鬲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跡凡見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偽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負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婦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

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
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必相居政府親舊或在
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
浸覺有味不能自己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一代奇器
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
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筭信
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鄉
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
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甚集籤題得書畫彙鼎六
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札精緻字

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
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行第幾葉以
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
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
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
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閱出卷帙或少損污以懲責措
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慄慄
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
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訛
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

者流文字最備于是几案羅列枕席枕籍意會心謀目
徃神授樂在声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
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且悵不知
其必不為已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
既長物不能盡載迺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
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
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書十五車至東海
連艦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地尚鎖書冊什物用
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
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為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

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
卜居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

旨知湖州過關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

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水岸巾精神如
虎目光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
城中緩急柰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
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來器者可自負抱
與身俱存此勿忘也遂馳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
至

行在病店七月末書報卧病余驚但念侯性素急柰何

病疴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藥瘥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書又散為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

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撤在卧內者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巨測有弟遠任

勅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守已遁之刻出陸又棄衣被走黃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道之溫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嚮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士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李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寔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頌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走外庭投進到越

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剡後官軍收
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歸然獨存者無慮
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硯墨可五七簾更不忍置他所
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士民鍾氏舍忽一
夕穴壁負五簾去予悲慟不已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
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
其餘遂不可出今知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歸
然獨存者迺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
冊三數種平昔書帙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今
日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

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更散校輒勘二卷
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
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
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
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歎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
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在人
間抑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机作賦之
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
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止
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

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玄默歲牡丹朔甲寅
易安室題

